

作家频道

# 永远的大院

孙海鹏



插图 阿占

小时候的家在他乡，胶东半岛的一座小镇，朝听军号哒哒，暮听军歌嘹亮。朝朝与暮暮，我的家，就住在部队大院里，橄榄绿的情愫至今仍萦绕在我心中。

我生在军营里，长在军旗下。出生仅几个月，便随着爸爸的换防部队，从锁钥渤海的长山要塞来到黄海之滨的海防前哨。那是一支英雄的部队，曾参加过著名的长津湖战役，我认识的许多伯伯都是抗美援朝战场上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听妈妈说，换防出发那天正是元旦。凛冽的寒冬里，妈妈抱着襁褓中的我，和许多随军家属挤在几辆解放车的车厢里，相互依偎着，一路颠簸。爸爸则随着大部队风餐露宿，步行三天三夜来到新的驻防地。

那时爸爸给谷师长当机要秘书，一个小生命的诞生，给周围的人带来些许喜庆。谷师长的爱人还给妈妈送来了一包红糖。爸爸请首长给我起个名字。那时部队大院有这样的习惯，后来，爸爸也曾为战友的孩子起过名。过了几天，谷师长用商量的口吻跟爸爸说：“就用部队换防的两个地名，各取一个字的谐音吧。”我没当过一天兵，却一辈子带着部队大院的情结。

我常常想，个人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，于是才有了家国情怀。没有部队大院的熏陶，没有当兵的父辈的教诲，就没有我的成长。后来那支部队转隶青岛警备区，若没有那支部队的换防和转隶，我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种轨迹。

那时的岁月，时光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。在大院里，我度过了童年、少年，一晃就是16年。生活无忧无虑，心情欢乐放飞，四季轮回宛如如歌，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。

我和小伙伴们曾看战士们打靶，抢拾弹壳，烫伤手指；曾爬到树上掏鸟窝，一脚踏空，掉下来摔到营房屋顶；玩躲猫猫时，藏进防空洞，差点迷了路；有一次玩沙包，小伙伴推搡了妹妹，我和人家打了一架；放秋假时，偷摘田地里的瓜果，被农民逮住，叫家长

来领人……每每想起那些淘气的小故事，总觉得啼笑皆非，不可思议。

那些逝去的日子，生活的点滴，就像一颗颗闪耀的星星，在记忆的天空中闪烁。而大院里看电影，是我儿时印象里最清晰深刻的片段。

每当晚上有电影的消息，家属大院像过年一样热闹。小伙伴们兴高采烈，奔走相告。那个时代，人们对电影有着特别的偏爱。家家屋顶早早升起袅袅炊烟，孩子们早早做完作业，草草吃上几口饭，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，盼着天快点黑。

大院的大操场是夏天固定的放映场。以放映机为界，前面是家属区，后面是师部直属连队的观影区。尤其是家属区，孩子们早早就占满了长凳短凳、高凳矮凳，有的还搬来几块砖头石块占位，还有的干脆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大圆圈“圈地”，有时难免发生口角。连队的观影区则井然有序，战士们拿着马扎，喊着口号，或一路高歌，有序入场，一排排坐得横平竖直，方方正正。尤其是连队间的拉歌，激扬高亢，此起彼伏，成了放映前一道亮丽的风景。《打靶归来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我是一个兵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响彻黄昏的天空。这些经典老歌我至今都会哼

唱，现在还时常伴随着我的晨跑，那铿锵的旋律给予我力与美。

冬天看电影则在大院的八一礼堂。礼堂坐席有限，一般是司令部、政治部、后勤部分批观影，遇到好看的电影，还能多看几遍。那时部队放映的电影，经常加映军事题材的新闻片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次边境自卫反击战，万炮齐鸣、坦克隆隆的战火场面，我是踮着脚尖，站在礼堂过道上看完的。后来，我还聆听了战斗英雄巡回报告会。

有些内部军事教学片，地方影院不放映，有些影片首映时间也比县城影院早。记得还是在那座礼堂，上映武打片《少林寺》时，入场券十分紧张。看了一场后，我又和几个小伙伴爬到礼堂窗外，猫着身子，偷偷多看了两场。回到家，我默记写下电影内容，像写剧本一样，还有对话和情节描写。记不清多少页的手抄本，在同学间传阅。那或许是播种在我心田里的第一粒文字的种子。

部队大院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我念兹在兹。那里是我生命出发的地方，藏着我儿时最纯真的欢笑，是我成长的摇篮和心灵的港湾。那份来自部队大院的记忆，像胎痣一样，深深附着在我心灵深处。

# 邂逅坝美

薛立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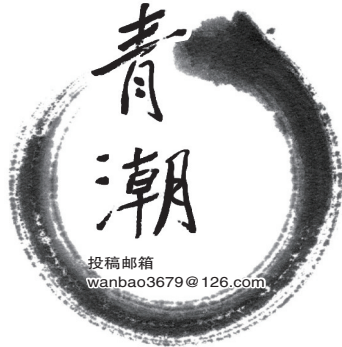
坡上，早开的桃花孕育着花蕾，似开未开，粉嫩欲滴；谷地与村庄之间，一条清澈的河流蜿蜒而过，几处高低落差形成的小瀑布溅起层层浪花，河流里成群的鹅鸭追逐嬉戏，悠然灵动；楼下村中心广场上，一棵几百年树龄的大榕树枝叶繁茂，树荫遮住半个广场，榕树下，身着壮族服饰的女子正跳着民族传统舞蹈，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。

民宿老板向我们介绍，坝美村有170多户，700多口人。相传明末时期，一群壮族先民为躲避战乱背井离乡，四处寻觅安身之所。他们翻山越岭，历尽艰辛，最终来到这片被群山环抱的谷地（即如今的坝美村）。这里土地肥沃、水源充足，环境清幽且与世隔绝，于是他们决定在此定居，开垦荒地，建造房屋，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，极少与外界交往。直到新世纪初，坝美村才通水通电；五六年前，云南省旅游部门规划开发此地，得知消息的民宿老板从成都赶来开办民宿，开启了一番新事业。如今进出坝美村已换上较大的船只，不再使用从前的小柳叶舟，交通便利了许多。

我迫不及待地地和妻子下楼，近距离亲近初春的田野。田地里，泥土从冬眠中苏醒，散发着厚重而湿润的气

息，与油菜花淡淡的清香交织在一起，充斥着鼻腔，让人感到清新、愉悦而踏实。田埂上，一只母鸡领着一群鸡雏静静觅食，秩序井然，引得我驻足观看许久。我们穿越田埂，沿着河边漫步，在河流转弯处，几只野鸭与家鹅共居一池碧水，优哉游哉，和谐共处。这条河流流到村头，岔出两条河道，村里人分别称其为“男河”和“女河”，中间冲淤出一座小岛，名曰“桃花岛”。先前，坝美村的男女劳作一天后，每到夜晚，男人到“男河”冲凉，女人到“女河”洗浴，约定俗成，互不干扰，这便是“男河”“女河”名称的由来。“桃花岛”上桃树遍布，粉红色的花瓣如云似霞，微风吹过，花瓣纷纷扬扬飘落，撒在清澈的河面上，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夜晚，妻子有些疲惫，我独自走到街面上漫步。这个季节并非旅游旺季，街上行人不多。我从村子这头走到那头，门前昏黄的夜灯下，不少村民在门口点着火盆烤火取暖，花猫和小狗安静地趴在主人身旁，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。白天略显嘈杂的街面，此刻恢复了小村庄应有的清静。我走在安静的街面上，仿佛走进了坝美村的旧日时光——也许，这才是它本来真实的模样。



诗坛新作

## 视角（外二首）

武黎雯

在凤凰岛望海  
海的对岸  
一个个小小的我  
没入在人群

海风  
将幽蓝的目光  
投射出去  
又原路返回

海浪  
互相簇拥着  
一场欢愉  
最后的恋歌

在秋风里说爱  
一个人的中年  
也可以像  
年少般纯良

## 山音

一切的静穆  
在新岁铺陈  
包括鸟鸣  
山风还有流水

在风的背面  
一双眼睛  
默默地看着  
这人间的剧情

山间的音韵  
千年流转  
是谁，又在  
悲伤欢喜

就这样  
站在山色里  
任岁月将思念  
一眼望穿

## 爱之城

光影一远再远  
我将自己  
依在季节的边缘  
轻轻又轻轻

岁月的烟火绵延  
时空并不曾错位  
两条相交线交汇而分离  
是一场美丽的宿命

爱和思念  
浸染整个秋天  
你说你在那里  
我说我也在那里

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

人在旅途

“桃花源”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虚构的一方世外田园，也是后世无数人心中的精神家园。现实中很难寻觅到这样的地方，直到我走进滇东南的坝美村，仿佛见到了现实中的桃花源。

到达坝美村山外停车场停好车，换乘景区电瓶车沿着蜿蜒山路抵达进村的溶洞口，在此换乘小船，穿过溶洞才能进入坝美村。这段水路是进入村庄的必经通道。乘船穿行在800多米长幽暗的溶洞里，水流哗哗，曲径通幽，视野昏暗，仿佛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，为探访坝美村增添了几分神秘感与趣味性。随着小船徐徐前行，前方透出一丝光亮，洞口轮廓渐显。小船驶出溶洞靠岸后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四面青山围合，中间是一方开阔的谷地，不规则的田块里成片的油菜花肆意绽放，格外醒目养眼。

我和妻子沿着石板路来到预定的“陌溪·三秋”民宿。这家民宿位于村子边缘，是一栋三层建筑，正前方对着空旷的田野与青山，视线毫无遮挡。放下行李，我们来到二楼半露天的观景台，满心愉快地观赏景色：远处的青山连绵起伏，墨绿色浓淡相宜；近处的谷地中，油菜花蔓延成金色的海洋；边